

我|爱|我|的|祖|国|

邮政助我当作家

□ 汤云明

几十年前，我的童年就是在县城的这条百年老街上度过。那时，天天都可以在街上看到那位穿一身绿色衣服的叔叔，骑着绿色的自行车，载着绿色的邮包从南门到北门沿街送信，我对此充满了好奇。

后来长大了些，我经常跟着妈妈到县城中心的邮局去给在几百公里外的个旧市工作的父亲写信。当时，交通通讯都不发达，一封家信就是一家人亲情的期望，我对八分钱一枚的小小邮票甚至有些敬畏。有时，父亲也会用布袋子写上地址，装着本地的土特产品寄回家来。因为我们家的信件包裹比较多，邮递员也跟我们弟兄三个熟悉了，看到他来，我们会问有没有我们家的信件，有时他也会捉弄我们一下，明明有却说没有，或者没有却说有，让我们白白的失望或高兴一场。

上世纪90年代初，街头有了很多公用电话，家里的私人电话也越来越多，逐渐有了传呼机，我们的家信就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我却爱上了写作，并且一写就停不下来。那时向报刊社投稿基本上全是用信件邮寄，报刊社寄来的样刊和稿费也是通过邮政投递。所以，在别人逐渐远离了邮寄的时候，我却还在延续着我与邮政的情



缘，还越来越离不开邮政了。

1994年工作后，写作是我唯一的兴趣爱好，写作的热情更高涨了。因为频繁的买邮票、寄信、取汇款、收样刊，小镇上几任邮政所长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我，说我是高产作家。

2000年以后，我调到了县城工作，小灵通、手机、电脑也逐渐普及了，基本上没人再寄家信了。大部分报刊社也渐渐不再接收难以处理的手写稿件，我只得紧跟时代的步伐买了电脑。这时，大多数的投稿都可以用电子邮件完成，我也就很少邮寄信件了，但收样刊和汇款却直到现在还多数是通过邮政投递。因为发电子邮件过于简单，为了避免收到的电子邮件垃圾太

多太杂乱，有些刊物直到现在都还只收邮寄的手写稿，通过审稿以后才通知作者用指定的邮箱发电子邮件过去。

2009年以后，我所在的单位创办了一份半月刊内部报纸，我任副主编和责任编辑。每一期报纸需要邮寄到上级相关部门。外地作者的样报、稿费也是由我通过邮政寄送。公事加上私事，现在，我平均每周都要去邮局一两次，所以邮局的工作人员虽然轮换了无数，但所有人依然对我很熟识，也很客气。

邮政是我写作路上的桥梁和纽带，是它助我一路走来，从一个爱好文学的学生成长为县级、市级、省级作协会员，并且当上了地方作协的副主席。已经过了中年的现在，邮政是我的朋友和知己，报刊社寄给我的大量的样刊、赠刊、获奖证书、汇款单等还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邮路上走来。

这四十年以来，我和邮政共成长。我想，邮政是变了，但那个让人感到亲切和熟悉的邮政绿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国有大公司的担当和社会信誉也没有变。

摄影作品



蝶恋花 刘敬宗 摄

小|小|说|看|台|

梨子烂了

□ 刘国芳

老刘有一个亲戚在乡下，老刘帮过他的忙，为此，亲戚对老刘特别好。亲戚家有什么东西，总打电话让老刘开车去拿。这天，亲戚又打电话让老刘去拿西瓜。老刘也不客气，开车去了。到了，亲戚一家人不断地往车上搬瓜，老刘则在边上不停地说了够了，但亲戚不听，搬了差不多一车瓜给老刘。老刘后来开到半路上停了一下车，看到后座上、后备箱里差不多全是瓜，老刘就摇头，自言自语：“这么多瓜怎么吃得完呀。”

再往前开，老刘有想法了，那就是把瓜送给一些朋友，于是在回来的路上，老刘跟朋友打起电话来。老刘先打通了张三的电话，“张三吗，我是老刘，我车上有很多西瓜，你在家吗，我送些过来。”

张三说：“怎么好意思吃你的西瓜。”

老刘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我也是亲戚给的。”

张三说：“你自己吃吧。”

老刘说：“太多了，吃不掉，你在家等着，我马上送过来。”

……
打完李四的电话，老刘又打了王五的电话，“王五吗，我是老刘，我车上有很多西瓜，你在家吗，我送些过来。”

……
这天回来的路上，老刘一路送瓜，张三、李四、王五、赵钱、孙吴等朋友，老刘一一送到，每户人家三至四个瓜。大家都很高兴，跟老刘道谢。

张三在老刘走后破了一只瓜，但破开一看，瓜太熟，有些倒瓤。张三又破了一只，也有些倒瓤。张三再破了一只，同样，还是倒瓤瓜。张三很不高兴了，把剩下的那只瓜直接扔了，然后跟家人说：“这些瓜怎么都倒瓤了？”

张三的家人说：“不倒瓤会给你。”

张三说：“这老刘，太不厚道了吧。”

其他李四、王五、赵钱、孙吴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一连破了几只瓜，都倒了瓤，纷纷说：“这些瓜怎么都倒瓤了？”

他们的家人说：“不倒瓤会给你。”

他们说：“这个老刘，糊弄人呀。”

老刘当然没听到这些话，他很开心，觉得做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这天，老刘的亲戚又给老刘打电话，他跟老刘说：“梨子熟了，来拿些梨子吃吧。”

老刘又开车去了，到了，亲戚一家人照样不断地往车上搬瓜，老刘则在边上不停地说了够了，但亲戚不听，搬了差不多一车梨给老刘。老刘在回来的路上又给朋友打电话，也是先打通张三的电话，“张三吗，我是老刘，我车上有很多梨，你在家吗，我送些过来。”

张三说：“不要。”

老刘说：“不要客气。”

张三说：“真不要。”

老刘说：“我不管你要不要，我这就送来。”

张三说：“我不在家。”

老刘随后又打了李四、王五、赵钱、孙李的电话，他们也不要，老刘说送过去，他们有的说不在家，有的说出差去了，有的说在外地开会。弄得老刘一个梨也没送出去。

那一车梨，老刘根本吃不掉，放久了，有些梨就烂了，弄得老刘每天都搬些烂梨子往外倒……

美|文|阅|读|

一面之缘

□ 何一东

某日，单位美女总编貌似不经意，其实大有深意地说：“人与人相处是缘分，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时间这么长，更是有缘。就是走在大街上，陌生人彼此看一眼，也是一种缘分。所以，大家都要珍惜，友好相处！”

总编的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是啊，生活中，除了亲人、朋友、同事，我们还会有很多与陌生人的一面之缘。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如果彼此有缘，即使相隔千里也终能相识或相会；如果双方无缘，即使近在咫尺，也不会相识或相逢。

春节期间，从湖南韶山乘高铁返长沙，邻座是一位长相甜美、性格开朗的姑娘，我们很自然地就交谈起来。她是长沙人，没来过成都，却对成都很有好感，说美食太多，好想去好好品尝。我说长沙的美食也不错啊，美食城火宫殿就不错，臭豆腐就很资格。她笑问什么是“资格”？我说就是“正宗”的意思，她懂了，还说听得懂四川的“安逸”和“巴适”。我们如熟人一般开心聊着，另一邻座女孩也忍不住主动“搭白”，问我是什么地方的，我说是成都，问她，她回答是重庆，嘴，还是老乡哦。

到了长沙，我们互相道了再见，就各奔东西了。我也没问她姓什么，更没加微信。彼此今后也不可能再见面，见了也多半不认识。但旅途短暂的一面之缘，却让时间变得鲜活，充满了温馨！

去年8月的一天，刚下班没走几步就开始下暴雨，赶紧跑到同心路九中对面的一饭馆门口躲雨。一会，又跑来一老

大爷，和我站在一起。雨大，一时半会走不了，我们就交谈起来。他姓李，是和女儿从西安来成都旅游的，就住在附近宁夏街酒店。恰好我7月份从西安旅游回来，共同话题就多了起来。李大爷说成都太闷热了，只游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已订了火车票，第二天要回去了。

我告诉李大爷，他和女儿晚上可以去宽窄巷子看看，离这儿很近。有传统的川西民居文化，有传统的四川地域小吃，还有一些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川剧、蜀绣、羌绣等等）。李大爷答应去逛逛。他说来成都从东客站打车到宁夏街车费好几十元，有点贵。我说你在同心路坐101公交车可直达东客站，2元钱，三四十分钟就到了。

雨停后，我和李大爷同走了一段路，把101公交车站指给他。李大爷连声道谢。我与他握手告别，那一刻，好像一对老朋友。

还有很多次印象或浅或深的一面之缘，我总是尽量忘掉不愉快的而记住令人温暖的。那种感觉，就像小时候在夏夜遥望浩瀚无垠的星空，数星星，猜星星，那种单纯无瑕的快乐！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不愿轻信陌生人，心中都有无形的一副铠甲。现实生活中，却也有很多防不胜防的陷阱。然而，我们仍期待着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在书本里、在歌声中、在大自然的怀抱，在一面之缘，寻求慰藉与释放！那个时候，内心的铠甲悄然卸下，陌生的你我他，来一个善意的问候与友好握手！

老牛

□ 一湾浅蓝

第一次到舅舅家，我们坐在火塘边聊天。火塘旁边还坐着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睁大眼睛盯着前方，很安静地听我们谈话，偶尔插一下嘴。

表弟说：“这是院子里的兴叔。”

“他是瞎子。”说着伸出手在那人面前晃一下。那人也不恼，只微微笑着。那天，舅舅要去场镇赶场，顾不上磨面，在屋里念叨了这事。舅妈说：“跟老牛说行不？”舅妈的话让我明白，乡下磨面都是用大磨，把牛绑在磨杆上，蒙了眼睛，用荆条抽着它走，怎么要跟老牛说呢？再说，舅舅家也没有养牛呀！不过，我当时没有多想。

后来正逢农忙，舅舅一家忙着下地，我和表弟都要去地里帮忙，家里零碎活根本做不过来。有时说起活儿不免着急上火。一次正愁又没面粉，兴叔对舅舅说：“不要着急，老牛在家里呢，把麦子放磨坊里就行。”晚上，我们从地里回来，面粉已磨好在磨坊里放着呢！

我有些纳闷，难道兴叔还养牛？

我瞅了院子几家人的畜圈，哪有什么老牛！我把疑问对表弟说了，表弟说：“老牛就是兴叔，人们都叫

他老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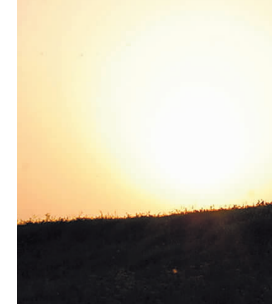
我问：“为啥呢？”表弟也说不明白。

我问兴叔：“他们咋叫你老牛呢？”

兴叔并不回答，只是笑笑。

我又去问舅舅。舅舅说：“你别这样问——你是客人，他不跟你计较，换作别人他会急的。”

舅舅接着说：“兴叔自小瞎了眼，生活不能自理，靠院子里的人家帮衬。可他是个要强的人，不愿平白受人恩惠。他能做的就是



诗|笔|

游筠连春风村有感

□ 陈文仲

石漠荒山草不生，
村民艰辛难脱贫。
专家实地考察证，
广植李树合实情。

党群数年齐奋进，
幼苗石缝长成林。
东风劲吹花似雪，
端午硕果享庶民。

铁杆钢枝乱石间，
花香鸟语变庭园。
全村旧貌换新颜，
群众心里比蜜甜。

科技就是生产力，
国运昌盛靠人勤。
百姓走上致富路，
永远不忘是党恩！



雨夜情思

□ 李家富

夜雨 轻轻敲打心的窗棂
记忆的长河
飘来柔情似水的歌声
此时的雨夜
不再寂静
昨日雨中的倘佯
已成为逝去的风景

听 雨夜的旋律
仿佛天籁之音
泪视渐去渐远的帆影
我为你祈祷
愿晨钟暮鼓
为我们绽开飞翔的翅膀
让宁静的心海
去迎接新的黎明



磨面了，谁家磨面他都主动承担。他干了牛一样的活，乐意别人叫他老牛，那样就觉得自己还有用呢！”

“我爱我的祖国”征文启事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是一个让人倍感自豪、催人奋进的年份。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四川科技报社组织开展“我爱我的祖国”主题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主要突出时代性、人民性和现实性，生动描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精彩呈现国家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新气象新精神，热情讴歌对祖国的热爱和美好未来的期望。

二、征文要求

来稿要求主题突出、内容具体、语言流畅、故事性强，诗歌30行内，小说、散文字数为1000字以内。

三、征文时间

征文活动从即日起，投稿截止日期为9月20日。

四、投稿方式

来稿以电子文档方式发至指定邮箱，邮件标题请注明“我爱我的祖国”，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联系方式。

五、投稿邮箱

984115492@qq.com